

诗论与品

李乡浏 著



诗论与品

李乡浏 著

东方文艺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216号

书名：诗论与品

作者：李乡洵

出版：东方文艺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西郊百万庄（邮编：100037）

印刷：开封新星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3.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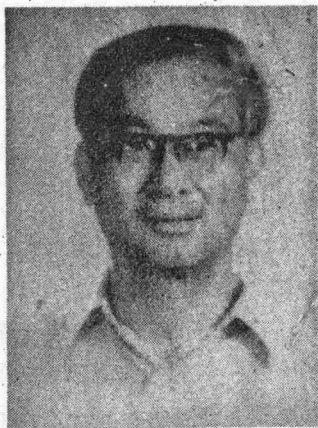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：56千字

版次：1994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

印数：0001——1500册

定价：3.8元

I S B N 7—5068—0016—3 / I · 48



作者简介 李乡浏，福建长乐县沙京上李村人。福州市工人业余大学副教授，获 1989——1992 年度福建省职工教育优秀教师称号；为 1993 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学者。主要著作：《中学诗文释汇》，《鲁迅作品答疑》（二册），《词释文谭》文学札记和评论集；《文坛剪影》《揽镜赋》《李乡浏散文选》散文集；《小杜鹃》《白鹭》《松鼠》《深林山野纪事》儿童文学集；《“二七”红旗扬——林祥谦传》《嘉峪关前——林则徐在丝绸路上》中篇小说；《兰竹荔枝》《乌塔与白塔》《海峡民风》与人合作民间故事集；《学生古今诗词鉴赏辞典》、《文学习作指导辞典》、《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》等 8 部辞书撰作。详见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、《新中国文学词典》等。

目 录

诗 论 小 集

- 1 杜甫诗“神”的浅论
9 试谈欧阳詹的诗歌
18 试论朱熹的《诗集传》的贡献
24 朱熹的文论浅探
31 陈第的诗及其特色初探
40 试谈曹学佺和他的诗
47 略论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的诗
59 试谈严复的诗

困 学 斋 诗 札

- 65 周匡物和他的诗
68 陈去疾和他的诗
73 魏庆之和《诗人玉屑》
75 林升和《题临安邸》
78 郑思肖和他的诗
81 谢肇淛和他的旅游诗
84 陈兆蕃的《台湾杂咏》

颖斋诗话

- 87 木兰的姓氏和籍贯
- 88 李白的《忆秦娥》并非伪作
- 89 《渔歌子》和张志和
- 91 周朴的佚诗
- 92 周邦彦的“旨荡”
- 93 三代四能人
- 95 福州的南宋词人及其作品
- 97 关于刘子翥
- 99 后记

杜甫诗“神”的浅论

“诗成觉有神”。

——杜甫：《独酌成诗》

杜甫论诗及其创作，立论鲜明，提出诗“神”说。即使他无诗论的专著，却从许多诗句中，阐述诗的创作的独到见解，如：“文章有神交有道”（《薛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》），“挥翰绮绣扬，篇什若有神”（《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》），“醉里从为客，诗成觉有神”（《独酌成诗》），“直词才不世，雄略动如神”（《奉和严中丞西城眺十韵》），“诗兴不无神”（《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》）等，以“神”论诗，从画论发端的形神说，引伸扩大到诗论，这是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的发展，也是杜甫在诗歌建树上的理论贡献。

神的解释，《周易·繫辞上传》及《说卦传》有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，“神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之者也”等句，大致可知其义。所谓“阴阳不测”，犹言变化不测；所谓“妙万物而为言”，犹言得万物之妙

用。杜甫从自己丰富的阅历和创作的实践中，对诗能够道出较为完整的艺术见解。在诗歌发展为黄金时代的盛唐，倡导诗“神”，以“神”为诗，以“神”论诗，以“神”评诗，与中唐韩愈的“文以载道”，晚唐杜牧以“意”代“道”的文学理论一样，具有文学理论探索和研究的贡献。《文心雕龙》的《神思》有“形在江海之上，心存魏阙之下，神思之谓也。文之思也，其神远矣”。杜甫的诗“神”的理论，便是刘勰的文学理论在诗歌方面实践的结果。并在诗歌理论上进一步发挥，尤臻完善。到了桐城派论文，概述分为“神、理、气、味、格、律、声、色”八个方面，却把“神”列其冠。杜甫的“诗成觉有神”，强调诗反映出来的生活，要比原来的实际生活更高，更强烈，更典型。这就必须要求高度的形象化。这“神”觉于“诗成”，意味着为诗的构思，丰富的想象飞越时空长距，心连广宇，情溢于衷，运用包括比兴在内艺术手法，精思傅会的结晶。“诗成”读起来气象万千，韵味醇厚，“觉”得而有“神”，深为诗的意境深，形象性强，艺术美，想象力丰富等所感动，而生共鸣，这“觉”于“诗成”之“神”中，令人神驰。

毛泽东致陈毅一封谈诗的信，以“诗要用形象思维”立论，指出“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，一反唐人规律，所以味同嚼蜡”，如果“诗成”使人“觉”的是“味同嚼蜡”，那么就是失去了“神”。即使“诗成”也无“神”了。杜甫论“神”于

诗，则是倡用形象思维，力求“诗成觉有神”的艺术成就。杜甫所谓“神”，是标志着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；是凝聚着风雅、汉魏、齐梁的艺术风格，继往开来，融会贯通，从丰富生活感受中，“转益多师为汝师”，独创艺术特色的诗篇；是从时代激流中，善于选择题材，抒发诗情，力学精思，刻意求工的结果；是恰当运用形象思维，非但增强诗歌的艺术形象；而且增强诗的艺术感染力。不论在诗的构思和意境上，而且在诗的语言艺术上，都有独到的成就。杜诗的“神”，既不囿于古代哲学和古代画论中指的是人的精神、气质，也不视为古代诗论和古代文论中将“神”衍化为作品的“意”。杜诗的“神”，作为诗人的思想和艺术交辉，似成真、美、善的有机结合的范例。

杜诗的“神”，强调诗歌来自现实生活，要有诗人自己的感受，达到立意神速，兴之所至，抒之以情。“英雄见事若通神”，目击安史之乱中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，经过陷贼、弃官、逃难的曲折，便能神速咏怀，写出大量“见事”的诗作，如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等留下当时战地附近人民生活的苦况和社会的惨象。真可谓“敏捷诗千首”。如果说“神”强调诗歌的独创性，以形象思维入手构思，把生活、思想感情和诗歌艺术创造，浑然一体，那么，“神妙独难忘”，“神妙独数江都王”就是诗人从生活的感受中进行思想锻炼和艺术锻炼的结果。俗语“妙手著文章”，神妙成诗，尤独感人。“神”强调诗歌创作

要从深刻的社会生活感受中，不断丰富自己，提高艺术创造力，炼得一副神奇的神笔，“老夫平生为奇古”便是最好的表白。“神”强调“苍茫不晓神灵意”的“神灵”，指要了解诗人，身受颠沛流离的困苦，置已于灾难深重的环境，耳闻目睹，感触万端，诗兴触及，尽致淋漓地传“神”于诗，“对此融心神”。从杜诗引句论述，蠡测杜甫所设想的“神”种种内涵，以切杜诗“神”的本意。

第一，“神”与诗人生活感受是分不开的。时代的风云，斗争的气息，人民的声音，总与诗人的阅历和感受相关。“忆在潼关诗兴多”，足知潼关的经历和入微的考察，艺术形象纷至沓来，“对此兴与精灵聚”。诗的“兴”，来自生活的实感。朱熹释“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”。兴，起的意思。“诗兴多”，正反映潼关一段生活，感触万端，诗已成而意未尽，咏已怀而情不止。“云山已发兴，玉佩仍当歌”、“遣兴莫过诗”，“愁极本凭诗遣兴”等，均知兴从感发，“神”则起于兴。“诗兴不无神”阐明诗兴的契机，为了更真实地、更深刻地反映生活，抒发自己的感兴。有时兴之所至、“苍茫兴有神”，不可遏止。如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组诗，便是“在一个主题分成六段的一部乐章”，“留下了当时战地附近人民的生活苦况，的确是很宝贵的”（郭沫若：《李白与杜甫》）。以《石壕吏》所见到县吏入村征役，“吏呼一何怒，妇啼一何苦”，目睹凶横残暴的官吏、痛感战乱中人民的苦难，兴而抒作。从“穷愁应有

作”到“神灵作赋客”，发兴由洛阳折回华州途中，就其所见所闻写成两组六首诗篇。世称杜诗为“诗史”，并非锦词。“诗尽人间兴”，“有情且赋诗”，诗人从“人间”感触而发“兴”，以“有情”抒怀而“赋诗”，直面生灵涂炭的“人间”，感愤不已，便以“情”来“赋诗”。这“赋”指铺陈叙述，力把石壕吏的凶悍和老妇人的困况，犹如“人间的生活实录”入诗而生“神”。郭沫若认为“旧时代的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来，的确是很少见的”。（同上）所谓“道消诗发兴”、“吟诗解叹嗟”，要是脱离当时客观生活实际和严酷斗争现实，抽象地把“神”引为飘然虚拟，神秘不可觉察的境界，那就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。有些从风格、意境和构思入手，论求其“神”，回避现实的生活与斗争，把诗的创作和理论，谈得玄化，与诗的实质相悖，成了对杜甫诗论的歪曲。

第二，“神”与诗人的广闻博识是密不可分的。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正是诗人学有根柢，文有素养的最好解释。“不薄今人爱古人”力倡博读今古，兼收并蓄，虚心师承，达到读古“别裁伪体亲风雅”，“投诗赠汨罗”、“诗看子建亲”、“常怀湛露诗”；阅今“白也诗无敌”、“岑生多新诗”……他常置身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的境地，沉醉于“学诗犹孺子”。他勤学苦吟，造诣功深。读书由“五车”、“万卷”循序渐进，阅历丰富，感受尤多，始能达到下笔如“神”。有人以为“破”书“万卷”，主张苦

读，其实读“万卷”书，与行“万里”路是相辅相成的。所谓“文章有神交有道”，这“神”当然来自学问，来自广博渊深的知识力量，来自躬行的感受。

“乃知盖代手，才力老益神”中这个“老”能得“神”就是诗人从长期生活体验和知识积累中，“才力”来自不断地进行思想锻炼和艺术磨炼的结果，越长久，越“老”，便越“益神”。所谓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，就是不断锻炼丰富生活和识见，提高艺术创造力，才能“老益神”“老更成”。这“老”意味着体验生活入微，感受倍深，艺术日臻成熟，熟能生巧，老练得力。诗的艺术只有“老”，只有“熟”，才能有“神”，闪烁绚丽的艺术亮色。“老者诗篇浑漫兴”正是“才力”的“老益神”的最好说明。“老”而“诗成”，与“兴”发成章是相依的。

第三，“神”与诗人的艺术磨炼和刻意求工是分不开的。“思飘云物动，律中鬼神惊”，“知君苦思缘诗瘦”力学精思，匠心经营，才见自然，不留斧凿痕迹。杜诗“喜其体裁备”（陈毅语）概括了诗艺的成功。唐诗到杜甫，内容和形式发展日趋完善，思想与艺术尤见一致。这是杜甫的贡献，达到“新诗句句好”和“歌词自作风格老”的境界。刘攽《中山诗话》有述“唐人为诗，量力致功，精思数十年，然后名家。杜工部云：‘更觉良工用心苦’；然岂独画手心苦耶？”这种认真创作，悉心会神，颇见“用心苦”的成功，达到“句句好”的“神”的艺术天地。这便是“新诗日又多”的记录。“知君苦思缘诗

瘦”，正是诗人对诗的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。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对比，白描出社会的丑恶现实，把两个对立阶级的贫富悬殊现象，形象化入诗。“四更山吐月，残夜水明楼”独辟一个悲凉沉郁的艺术境界，情景交融；“星重平野尽，月涌大江流”确从李白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”脱胎，显有创新的结果。“诗清立意新”和“题诗得秀句”，“意”是诗人思想艺术的致力点，既要“新”和“秀”，就求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诗的“神”统领了“意”，渗透在形象中的意，即诗意与情、与境是密不可分。追求立意新，开拓诗的意境，才能“若有神”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意新语工，从“若有神”到“觉有神”，正是诗中的“神”经过多方面的“用心苦”而成的艺术结晶。

前人评杜以“沉郁顿挫”为诗的风格，这并非单纯在语言上深意求工，而是诗人惨淡经营的艺术创造。即使拗折而峻峭的意境，突兀精粹的佳句和情景交融的布局，也是与炼意创格，广学精思和认真创作分不开的。诗既要立意，即立包举在形象中的情意，又要去意，即去掉离开形象的抽象理念。为诗立意，更强调炼意。炼，在于下苦功夫以求其精；所谓精，正是毕生为诗歌创作而奋斗的杜甫，矢志“诗卷长留天地间”，不懈努力，以期“诗成觉有神”。可见，“沉郁顿挫”构成了诗的“神”一个艺术的组成部分，包括诗中的“律”。“寻句新知律”，“遣辞必中律”，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，这个“律”正

由于精思，由于不断钻研和探索，在诗歌创作方面，不断创新于艺术形式，以达到适应反映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的内容。杜诗的形式是丰富多采的，有绝句、短歌、也有古体诗、排律长歌；有抒情短章，也有叙事组诗，更有最代表杜甫新创造的七言律诗。这是杜甫倡导诗律和力行诗律的杰出贡献，为唐诗的新型诗体——七律的建设和发展，写上光辉的一页。诗人追求“律中鬼神惊”，追求唐诗形式上推陈出新，是有其渊源的。一是“诗是吾家事”、“吾祖诗冠古”“例及吾家诗，旷怀扫氛翳”，把诗视为杜家的专业，祖传的世绩，引以为荣。“吾祖”指其祖父杜审言，与陈子昂齐名，以《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》五言排律四十韵，为“冠古”之作。杜甫承继家业的长律创造，扩成一首长达千字的《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》，为杜诗中最长一首，博得元稹的极力推崇。二是“文章千古事”，杜甫以诗为不朽事业，誓以奋斗毕生。他不但在内容上创新，也在诗律上不断长进。杜诗计 1037 首近体诗，其中七言律 151 首，五言律 621 首。“寻句新知律”，付出了艰辛劳作，成绩斐然。一是“遣辞必中律”，为了适应新格律的诗形式，力争“属对律切”，讲究字的平仄和句的对仗。“赋诗新句稳，不觉自长吟”便是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的记录。总之，“神灵作赋客”到“诗罢能吟不复听”，杜甫如此专心致志，刻意求工，追求诗艺上的成功。一是“问知人客姓，诵得老夫诗”，杜诗广泛传诵，为当时读者喜闻乐见，正是“示我

为篇文，诗家一标准”的例证。杜诗的社会效果和艺术效果，达到“诗名惟我共”的成功。所谓“老夫诗”颇有自信和自豪的神情。杜诗虽在当代未被称为“诗史”，但韩愈却以“李杜文章在，光芒万丈长”推崇，影响颇大。至今，视李白和杜甫的诗为唐代诗坛上双子星座，其誉尤荣。

另知杜甫在古今诗体的学习和追求上，不遗余力，这与“神”之于诗，“风格老”和“新知律”都有其深厚的艺术功抵和创新的诗律实践。

杜诗中“神”的论述，是一份宝贵的遗产，我们应从中探索杜甫的诗论及其创作，为社会主义诗歌创作的格律，理会诗要用形象思维，达到“诗成觉有神”。

试谈欧阳詹的诗歌

关于唐诗中福建的作者，现在的读者恐很难知道欧阳詹的名字了。一般谈及福建古代诗人，多从五代以后，宋人为盛，诸如柳永的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，张元干的慷慨词篇，刘克庄的《后村诗话》。欧阳詹是与韩愈同代诗人，《全唐诗》录入他的诗歌有八十余首，可谓中唐诗坛一颗闪亮而逝的慧星，显示福建诗人以其深沉的乡土情思，重情笃义的友谊和宦游仁途的感遇，吟咏成章，洋溢着雅澹幽美的

水光山色的诗情画意，笔触明丽，情调细腻，意境隽永，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，能以独具的艺术特色，引人注目。

欧阳詹字行周、晋江人。其先祖当过州佐、县令，出身于世仕之家。当时，闽越地肥土沃，物产富饶，虽然通义书史事。一般人都不愿意北上为宦，欧阳詹也从此俗，不曾远行求仕。《新唐书》的《列传》第一百二十八卷有一段记述：“及常袞罢宰相为观察使，始择县乡秀民能文辞者，与为宾主钧礼，观游飨乐必与，里人矜耀，故其俗稍相劝仕。初，詹与罗山甫同隐潘湖，往见袞，袞奇之。辞归，泛舟饮饯。举进士，与韩愈、李观、李降、崔群、王涯、冯宿、庾承宣联第，皆天下选，时称为‘龙虎榜’。闽人第进士，自詹始。”这里，详尽介绍了欧阳詹怎样踏上北宦的仕途，怎样从隐居潘湖得荐为福建人举进士的始人，怎样与“唯陈言之务去”的唐代大文学家、诗人韩愈等“联第”，交往颇深。这些经历和感遇，都跟欧阳詹的诗歌揉合在一起的。时代，社会生活和个人景况，难以掩饰地烙印在诗人创作之中，显示着诗人的艺术气质和创作个性。盛唐的李白、杜甫，犹如诗坛两颗璀灿的明星，宛如双峰对峙，各有千秋。就其艺术风格而言，李之俊逸豪迈，杜之雄浑沉着，各具艺术的独创性，但总和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生活，息息相关。甚至不同时期的诗人感遇发挥出诗情，迥然不同。从“但愿一识韩荆州”到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

颜”；从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到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乍看判若两人，竟出自一家之笔，正是艺术风格因人而异，有时也会因作者的处境和思想感情的变化而异最好的例证。即使世议“以文为诗”的韩愈，“银烛未销窗送曙，金钗欲醉座添春”之于“横空盘硬语”，华赡绮丽之于平夙追求奇突险怪，似为不同作者的手笔，其实只是一个诗人不同时期的创作，算是几副笔墨吧。这仍与现实遭遇和时代变化相关。欧阳詹的诗歌，也是这样。

首先，欧阳詹的宦宦生活，扩大视野，从异地风光的奇丽雄伟、苍凉荒漠，描绘出现实生活和壮丽的河山，抒发去国怀乡的深沉感情，独具一格。如《许州途中》：“秦川行尽颖川长，吴江越岭已同方。征途渺渺烟茫茫，未得还乡伤近乡。随萍逐梗见春光，行乐登台斗在旁。林间啼鸟野中芳，有似故园皆断肠。”仕途跋涉，旅程苦辛，所见风物，所思乡情，颇能表达诗人的真挚感情。“未得还乡伤近乡”、“有似故园皆断肠”，吟咏出宦游者离别怀乡的心情。唐诗中写边塞生活和宦游咏怀的题材很多，欧阳詹的诗歌总把思乡怀土的离情别绪，贯串其中，这是与一般的宦游远行的应景之作不同的。“南北风烟即异方，连峰危栈倚苍苍。哀猿咽水偏高处，谁不沾衣望故乡。”这是《题梨岭》之作；“正是闽中越鸟声，几回留听暗沾纓。伤心激念君深浅，共有离乡万里情。”这是《与林蕴同之蜀，途次嘉陵江，认得越鸟声，呈林，亦闽中人也》所咏；《与洪孺卿自梁